

三輩兒

张孟良 著





三輩兒

张孟良 著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1964年·北京

內 容 提 要

三輩儿是长工曹金虎的小名。三輩儿祖孙三輩人都給恶霸地主曹秃子家扛长活，受尽剝削压榨，三輩人都曾不断地进行自发的反抗斗争，但始終摆不脱悲惨的命运。曹秃子千方百計迫害三輩儿，三輩儿忍无可忍，逃出曹家庄投奔八路军。但因故三輩儿又被迫在天津逗留了一个时期，在此期間，他拉洋車糊口，又屡受日本鬼子、伪警察和車厂掌柜的凌辱盘剝；抗战胜利后，国民党反动派接收天津，美蔣勾結，更变本加厉，使广大群众无法生活下去。新仇旧恨，使三輩儿認識到所有反动派都是一样的，在一次偶然邂逅中，打死仇人滾地雷，逃出天津，終於找到了八路军。后来，三輩儿随八路军武工队同到家乡曹家庄开辟工作，鎮压了曹秃子，使曹家庄人民走向新生。

小說通过三輩儿的身世遭遇，揭示了我国农民在三大敌人的統治压迫下，走投无路；而在党的影响和领导下，走向革命的必然性。

县城北門外头，离城三里多路远，有个曹家庄。

曹家庄有二百多戶人家，是一祖一姓，都姓曹。如果外庄人給誰家捎个口信来，忘記了名字，上庄来打听“老曹家在哪儿住”，指給他哪个門口都不能算錯。

庄上有个財主名叫曹光祖，人們都叫他曹秃子。不知是他家哪一代祖宗，曾被封为裕庆王。皇帝分封土地，跑馬占圈，——就是一名善騎的武士，乘一匹快馬尽性地飞跑，大大地奔一个圈子，凡是圈內的土地，也不管誰家的，統統都归了裕庆王府。不过这些土地，都被曹家历代子孙挑扔出去了；到了曹秃子这一輩儿，仅剩下兩頃多地。俗語說，船破有底，底烂有帮。如今虽說难比当年裕庆王府那种势派，可也算得曹家庄上首富之戶了。

在曹秃子他爹曹潤田活着的时候，曹秃子在天津卫开煤厂。这小子是个吃喝玩乐的浪蕩子，成天論夜地泡在窑子里，糟踐了不少錢財不算，还染上了脏症候。为了治病，着实叫花柳医生敲了竹杠去，把个煤厂全花光了，才算把病治得收了口儿。病虽說好了，可是楊梅升天浸骨入髓，落下残迹，脑袋脫得沒了毛儿，两只耳朵烂得打了卷儿，鼻子也塌了，嘴都烂到一块堆儿去了，仅在偏嘴角剩下个小窟

窿，只能吃面条；如果吃別的东西，必須用那爛剩下的七個半截手指頭捏碎了，不点儿不点儿地往小窟窿里填。也曾有人勸他到醫院去動手術，把小嘴兒刺大一點兒；他說那玩藝不大保險，弄不好就會要了命去，還是原封不動的好。因此，就讓小嘴兒那樣去了。病总算好了，命也保住了，煤廠關閉了，伙計辭去了，便帶着后婚老婆小洋人回到曹家莊。那時候，他爹正在病中，在病床上一見他這種德行回家來了，又氣又恨，不久就一命嗚呼了。他爹死了之后，他繼承了家產。不久正赶上鬧“七七”事變，日本鬼子侵略中國，兵荒馬亂，人心惶惶。別人都還摸不清日本鬼子是什麼脾氣，誰也不敢出頭辦公。曹禿子本是在天津見過世面的人，曾跟日本鬼子打過交道，他看出門道來了，覺得如今正是“英雄用武”的時候，便趁着慌亂勁兒，搶了個保長。

曹禿子這人的長相實在難看，除前面說的禿腦袋，卷耳朵，塌鼻子，小嘴兒歪着，七個半截手指頭之外，還有不少添彩：六尺高的細長身子，還有点水蛇腰，芥菜疙瘩似的一個小腦壳，細長脖子，仙鶴腿兒，鈎鏈腳兒；一年四季禿腦袋上老是扣一頂紅疙瘩青緞瓜皮小帽，穿長衫罩馬褂。從頭上到腳底端相一番：看头像烏龜，看腿像車梯，看整身像根三道彎兒的秫稭。這人還有個癖病：五冬六夏，吃飯睡覺，上炕下地，出門行路，手里總是托着一個鑲着藍珪瑯磁的白銅水烟袋。出來進去有事沒事的，常常是一手托着水烟袋，一手搖着雁翎扇，走起路來一步三點頭，說叫誰倒霉，只要用雁翎扇一指，輕者罰款、傾家蕩產；重者下獄、喪命。人們當面管他叫保長，或是按族里的輩份稱呼他老爺；可是一轉臉兒就咬着后槽牙罵起來：電燈泡，臭雞蛋，禿鬼，禿嘎巴，什麼難聽什麼解恨就罵什麼。

一九四五年接近麦秋的一天晚上，在曹秃子家中，掌上灯吃晚饭。吃起饭来分四下：一明两暗的北上房，曹秃子同小洋人在西里间屋吃；曹秃子前窝老婆扔下个狗食儿子，名叫曹金龙，庄上人们都管他叫滚地雷，他同着自己外号叫扯子的媳妇在东里间屋吃；扛活的曹金虎，人们通常管他叫三辈儿，他一手托着个半糠半菜的黑饽饽，一手捏着块生了蛆的臭咸菜，自己一个人蹲在院里滴水檐底下吃；小娥是他家收容的一个近族侄女儿，既不算主人也不算扛活的，虽说跟扛活的吃的是一类饭食，可是不准她上里屋吃去，也不准她到院里跟三辈儿一块去吃，自己搬个坐杌，在外间屋就着铜台吃。吃饭时，除了三辈儿自吃自取而外，其余的人都是属猪的，全张着嘴等吃擎喝。小娥吃起饭来跑个不停。一会儿西屋秃子要汤，小娥急忙放下筷子跑进去给盛汤；一会儿东屋滚地雷又叫喊馒头没有了，于是小娥又得赶快扔下饽饽给东屋送馒头；回来屁股还没挨坐杌，就又听小洋人把嗓子提得又尖又高，带着气头子骂她忘了端酱油，小娥又赶快跑到西厢房，把酱油倒在小碟里给小洋人送进去。一顿饭总要跑十几趟。两个耳朵还得支楞起来小心听着，伺候迟一点儿就要挨打受骂。一家人都放下筷子不吃了，小娥那个饽饽才刚咬了几口。扯子媳妇是不管这些闲事的，公婆喊叫她假装听不着，丈夫碗里的饭吃光了她佯作看不见，只顾低着头呱唧着嘴儿吃她的。偏偏忙了个小娥。

三辈儿跟小娥很要好，俩人挺投合。他最看不惯这种情景，觉得小娥太受气，心里怪疼得慌；可是自己是个扛活的，帮也帮不上，说也说不得，这可真是爱莫能助了。吃起饭来就有气，狼吞虎咽地填饱了肚子，眼不见心不乱，赶快走开算了。

滾地雷今天穿了一身青緞子褲褂兒。小褂上釘着一排十三个白疙瘩襻子，他說这叫十三太保。长袖筒兒，高高地挽起一块，露出一节白袄袖。小褂的左上角有个小口袋兒，装着一块金壳怀表，黄澄澄的金表鏈兒拴在疙瘩襻兒上。他吃过了飯，抹了抹油滋麻花的大嘴头子，张开手，手指上套着一串金鑲子，叉开五指，往大四楞子脑袋后头划拉划拉油光溜滑的大背头，然后从小褂兒的衣兜里掏出个十四开金的烟盒子，从中剔出一支紅炮台牌的香烟，在烟盒上敦了敦，一个酒隔打上来，一张嘴露出一口大金牙来，直起脖子把酒嚥噴吐出去，这才把烟卷叨在厚厚的大嘴唇上，打着自来火吸着了烟卷兒，拖拉着一双鷹尖皮臉兒青礼服呢沙鞋，从东屋越过外間屋走到他爹娘住的西屋門口，“噠呱”一声揭开竹帘子走进屋里去。

屋里摆的躺柜、立橱、梳妆台、花瓶、古玩、挂鐘，墙壁上挂着两幅名人字画，画的俱是山水人物；四扇合叶窗戶开着，新釘的綠紗窗，小风溜溜地吹进屋中，屋里挺凉快。炕上鋪着一条可炕大的宣化府炕毡，毡上鋪着一张台湾草的印花凉席。炕当間放着一张虎皮色竹飯桌，桌上零乱狼借地摆着筷子、勺子、大碟、小盘、飯碗、酒盅、酒壺，横七豎八扔打着。那只黄花狸猫趴在桌上，扒着盘子，歪着头咔嚓咔嚓地嚼魚刺。这时，曹秃子和小洋人早吃饱了飯，正在悠閑自得地歇着。

小洋人盘着腿兒坐在炕头，两只鼓錘似的小脚擺在怀里，左手托着脸頰，右手捏着一根玉疙瘩头兒的白銀头簪，张着小嘴兒在挑剔稀松的牙縫。一面剔着一面嘖着嘴兒，不住地把剔出来的肉絲噴吐到炕沿下。看她那半死不活的劲儿活像个幽灵。四十多岁了，头发已經脫了一半去，透过

一片稀稀零零的黃頭髮，可以看見光亮的頭頂，腦后用兩辮假髮結了個小盤頭，還插了朵紅石榴絨花兒。一張干黃枯瘦的小窄臉兒，像個干絲瓜。看她總是哭喪着臉兒，青眼圈腫腫着，兩隻小圓眼睛深深地陷進眼窩里，老像含着兩包眼淚，剛哭過的样子。人們一天到晚也看不見她有個歡喜臉兒。如果不是她正在不住地嘔吐肉絲，看着就跟死人一模一樣。她跟隨曹禿子乍來莊上時，曾一時引起人們的談笑，見她那瘦小干枯的身材，炸叉着兩隻小腳，一步邁不了四指，妖里怪气的樣子，吃飯像只貓，兩口就飽了。莊上人們看着稀奇古怪，都叫她小洋人。那時，曹禿子的大老婆——滾地雷的媽媽還活着，因為曹禿子寵愛小洋人，惱恨大老婆，張口就罵，揚手就打，曹禿子跟小洋人這屋里，成天价煎炒烹炸大吃二喝炒麻豆腐，她自个兒那屋里却是冷炕涼枕頭，有了病連個人問一聲都沒有，爭風吃醋，氣得生了一場大病，三個月沒起炕就嗚呼哀哉了。從那時起，小洋人就成了這一家的灶王奶奶——一家之主了。她看不上前窩的孩子，也遇着滾地雷這小子混賬，猴屁股都着把手兒，他就像外間屋佛爺桌上那口銅磬，一天至少也要叫小洋人敲打三遍。滾地雷稍大一些就不怕她了，跟她對打對罵。俗語說神鬼怕惡人。小洋人見滾地雷敢跟她對打對罵了，再也沒有法兒降住他，就不敢再欺負他了。為了攏住滾地雷，她跟曹禿子一捏鼓，打算給滾地雷娶個媳婦。因為小洋人是城市人，她看不上那些“拙手笨腳的担水掄鋤”的鄉村女人，就從天津卫娶來個媳婦。

這個媳婦長得還不算丑，中等女人身材，胖墩墩的，留着一腦袋帽纓子頭髮，愛穿紅褲子綠袄大紅鞋，擦胭脂抹粉塗口紅，常常是用官粉抹一張大白臉，打兩個紅紅的大嘴巴，

就跟演傀儡戏耍的布娃娃似的。这媳妇就是有点毛病，说起话来着三不着两的，胡说乱道，驴籠套馬繮繩，东葫蘆扯到西架上，說起来沒头沒尾，她也不管人家爱听不爱听，叨叨起来就沒完沒散。因为有这个討人厌的毛病，人們都管她叫扯子媳妇。

小洋人見滾地雷像个螃蟹似的横着身子闖丧进来，她也不知打那儿来的一股气儿，故意把脑袋使劲儿一扭，脸儿朝向东面的板断墙，粗粗地从鼻孔里出了一股气，狠狠地朝炕下啐了口唾沫。

滾地雷当啷着四方大脑袋吸着烟卷儿，烟气从两个大鼻孔眼里噴吐出来，熏得滿屋是烟。噲得小洋人直咳嗽。他用两只大白眼珠子往上翻着，恶狠狠地瞟了小洋人一眼，真想一口把她吞进肚里去。滾地雷一見小洋人就有气，如果不是老秃子宠爱她像个宝贝儿似的，这小子早就收拾她了，老秃鬼一口气上不來蹬了腿儿，他真会掐死她。滾地雷咬咬牙，把脚一躁，又把大四方脑袋扭过去瞅他爹。

曹秃子的耳朵有点聋，滾地雷进屋来他沒有入耳，仍然依靠在炕梢紅漆被格子上，眯縫着眼儿，不住地搖晃着发亮的秃脑袋，好似正在苦心思虑什么为难着窄的心事。秃脑袋搖晃了一陣，又把水烟袋塞进那个小圓窟窿嘴里，呼噜噜呼噜噜吸起来，弯着腰弓着腿，蜷屈着身子，看去就像个大对虾。

滾地雷依靠在炕下西面黑漆烏亮的躺柜边，青灰似的一张方面，滿脸橫肉，眉宇間斜刻着两道深深的立紋，脑門上橫着一道长疤痢，那是去年往河南①“討伐”去，被一个妇

① 这里說的河南是馬厂城河以南。

女会主任用菜刀刺的。两颗凶光逼人的大白眼珠子，平时总是瞪得溜圆。他的脸朝着对面蓝布镶边的竹帘子，把吸了半截的烟卷儿，用力往痰桶里一丢，嗷的一声浸灭了。正在这时，忽听哐啷一声响，他撩起眼皮来一膘，原来是那只黄花狸猫蹬翻了碟子。滚地雷一皱眉头，拧起个黑疙瘩，朝着正在外屋晃来扭去的扯子媳妇，恶声怒气地怪叫一声，骂道：

“扯子！你他妈的干什么啦？碗朝天盆朝地的，来个人看看像吗样子？还不快拾了！”

“拾？在这里摆着多好看呀！”小洋人每逢在这个节骨眼上便趁火浇油插嘴数落起来，“我们没见过，白说，说破了嘴落个豁子……”

“我不是烧香了吗？”扯子媳妇在外屋申辩着。随着便没完没散地嘟囔起来：“天天骂我，我这辈子算倒了霉啦，上辈子没做好事，叫我嫁到这里来，明天房塌了，把我砸死就好啦……”

这时小娥还没有吃完饭，一听滚地雷恶声恶气地骂起来，便赌气扔下钵钵，撅着嘴去西屋收拾东西。她干起活来挺俐索，手儿又轻又快。她先把残菜剩饭归治到一块堆儿，把空碗闲碟叠起来端到西厢房；然后又跑回来，按着小洋人的规矩，把剩下的馒头、肉菜，全放在她这屋里的柜橱子内；然后再擦干净饭桌，携到外间屋去；回去又扫了炕，扫了地，把菜饭渣子拣起来，扔到猫碗里，接着又跑到西厢房去刷锅……

这时，扯子媳妇把千家佛、财神爷、天地君亲师、五大家、关老爷、灶王爷各香炉里都插上了香火，她跪在地上，一方一家地磕头，她一边磕头，一边仍然喋喋不休地嘟囔着：

“是我的錯嗎，就罵我……”

“我罵你，我宰了你！”扯子这么一嘟囔，把滾地雷嘟囔火了。滾地雷一边大声吼罵，一边拖拉着沙鞋噼隆卜楞从西屋追出来。扯子媳妇也就不敢再言語，吓得連滾帶爬，拔起腿来就朝外边逃去。滾地雷追到院里，見扯子媳妇已經逃到大門口外头去了，也就不再追了。他瞪着眼，招着腰，歪着脖子，恶狠狠地罵了两句，便又回到他爹这屋来。

二

“爹，把三輩儿干掉得了！”滾地雷回到西里間屋，仍然依靠在西面那个躺柜边儿，两只大白眼珠子朝他爹翻了两翻，噙声恶气地喊了一声。待曹秃子喇的一下张开眼皮，一对黄癯的眼珠向他一擰，他又歪着四方大脑壳粗声怪气地说：“除治死他，咱爷們心淨！”

“噓！”小洋人听了吓了一跳，慌忙朝滾地雷一摆手。然后欠起屁股来，撩起板断墙上那块小玻璃窗的花窗帘儿，伸头探脑地朝外間屋撒打了两眼，外間屋一个人也沒見；她还不放心，又尖着嗓子喊了两声：“小娥，小娥！誰在外間屋啦？”

“唉。”小娥正在西廂房刚刚完鍋，正要把泔水提去喂猪，刚走到当院的荷花缸跟前，忽听小洋人連声怪叫，不知道叫她干什么，便赶紧放下泔水桶，三步两步顛进北上房西屋里，望着小洋人那张阴沉的脸子問道：“老孀儿，做嗎呀？”

小洋人轉轉場眼珠想了想，便吩咐道：“我白天在西头杂货鋪斗牌，把烟嘴丢在那里了，你快去給我找回来。”小娥答应着走出屋子。她走到窗戶眼前，又听小洋人高声囑咐道：“把大門帶上！”小娥带严了大門走出院子之后，小洋人才气头子不打一处来地望着曹秃子說給滾地雷听，申斥道：

“以后你們再說这种紧要的話可得小心着，要把她支出去，走漏了风声可了不得！还有扯子媳妇那个不知好歹的东西，什么事儿只要叫她知道了，比电匣子还快，一会儿全庄就都知道了。什么事情也不能叫她們知道。”

曹秃子一听滾地雷要把三輩儿干掉，他就像炸尸似地一下子从炕里头蹿到了炕边沿上，穿鞋下地，乒的一声把水烟袋往黑漆大柜上一敦，脸上的疤痕肉皮一抽一搐，歪歪着小嘴儿唔唔嚙嚙地说：

“对，是得干掉他！”

他父子为什么对三輩儿这么大仇恨呢？这得从他們两家的根底說起。

从三輩儿的爷爷老庆算起，經過三輩儿的爹爹小万，到三輩儿这一輩儿，已經給曹秃子家扛长活三輩儿了。

曹秃子他爹曹潤田活着的时候，还是在清朝年間。曹潤田本是个捐子，做过两任实缺知县，后来因为搜刮过苦，被百姓联名告了一状，上司为了攏絡民心，便把他給革了职。还乡之后，改做贩卖珠宝玉器商人，专门走湖广串衙越府干些坑人騙人勾当。有一年曹潤田又要下江南，雇着老庆当伙計，給他挑担子。有一夜住在杭州客栈里，遇見个天津卫贩茶叶的老客。曹潤田就跟老客套近乎，請老客吃飯喝酒拉亲戚。老客露了底，曹潤田知道老客帶着不少錢。第二天結伴同行，一路上吃花都是曹潤田出錢打点。傍晚时候，行到阴山背后荒无人烟的地方，曹潤田由腰里摸出短刀，冷不防由老客背后插进心窝。曹潤田得了不少錢財。他深怕老庆給他透露出风声去，晚上住店吃飯时，暗地里給老庆碗里下了毒药，把老庆毒死了。曹潤田从江南回来以

后，硬說老庆是病死的，还說給老庆請医生治病花了多少錢，并且拿出葯单子来給人們看，立逼着三輩儿他爹小万还債。

那时，小万也像三輩儿这样强悍不服，就請人写了张状子，告到县衙門。“县太爷”图了曹潤田的賄賂，反把小万抓去打得遍身紫烂青，在班房里押了三个月，临完断了个“子承父业，父債子償。”小万說沒錢还不起，县太爷就叫小万給曹潤田扛活頂債，并且强迫着小万当堂給曹潤田立下字据。直到如今，这张杀人不見血的字据还在曹秃子手里死死地攥着哩！小万沒处說理，咬牙忍恨，勒紧褲帶給他家扛了三十年长活。

曹潤田从江南发财回来以后，便不再做买卖了。在庄上一不当村政权，二不开賭局，三不設烟館，专门管写呈子，代人打官司。誰打官司，他那里有价錢，只要把白花花的大洋送去了，官司沒理变有理，輸了的也会再赢回来。他同县太爷勾結着，伙吃百姓，着实欺压、敲詐了好人。后来曹潤田得了癆病，曹秃子从天津卫关闭了煤厂子回庄不久，他就死了，曹秃子便成了小万的东家。三輩儿十五岁那年冬天，正是快过阴历年的时候，腊月二十九，揚风叫雪，滴水成冰。小万給曹秃子去西洼买麻杆还没有回来，三輩儿和母亲万奶奶守着冷鍋灶盼望着父亲回家来过个团圆年；可是，小万肚里无食，身上缺衣，半道上在雪地里冻死了！牲口和大車是曹大头的扛活的二楞他爹給赶回来的。

母子抱着小万哭得死去活来，最后揭下仅有的半領破炕席掩埋了受了一輩子罪的小万。

小万虽然死了，可是欠下曹秃子那駱打滾的債，还没有还清。三輩儿怀着深仇大恨，万般无奈地来到了曹秃子家

中。生活的磨难就像一套牲口夹板，由小万的肩上摘下来，又紧紧地套在了三辈儿的肩上。

三辈儿像牛马那样，打小儿就给曹秃子拉套了。刚给曹秃子扛活时，只算小活儿，工钱比大活少一半还多。他上工头一天就知道曹秃子又尖又损的坏劲儿了；可是曹秃子也从头一天起，就领教了三辈儿，他比小万更难降伏。

头一天上工，曹秃子叫三辈儿到庄前去耕地，三辈儿去了。曹秃子不放心，怕三辈儿偷懒，不时搬了梯子爬上房去，手打凉棚向地里张望。如果三辈儿正在摇着鞭子耕地，他便不言语站在房上看着；若是三辈儿歇着，他便蹣起脚尖，摇晃着水烟袋，撑开小歪歪嘴儿，拔尖嗓门吼叫起来：

“唔——喂——！……”

三辈儿开始还以为是他怕耕错了地，问了问旁边打槎子的二楞，地并没有耕错呀？这是为了什么呢？后来才摸出来，只要他屁股一沾地，秃子就在房上叫唤起来。三辈儿一生气，打总躺在地上好好地歇一会儿。老秃子见了，在房上更叫唤得起劲了。三辈儿假装听不见，后来实在气愤不过，蹦起来，扛起耩子，牵了牲口，就往家返。曹秃子一见喊叫得更凶了，三辈儿气愤愤地走得也更快了。他跑到庄下坡，曹秃子正疾疾慌慌颠着迎出庄来，用水烟袋一指三辈儿的鼻子，恶狠狠地大声喝道：

“小崽子，你回来做什么？”

三辈儿一听他骂街就更火了。也把俩大眼睛一瞪，用鞭杆子指着秃子质问道：

“你不是上房喊俺回来的吗？”

“谁喊你回来着？”曹秃子把两只小黄眼珠一瞪，扬手就要打三辈儿。

三輩兒見曹禿子要打他，便把鞭杆子也舉起來，預備抵抗。大聲問他說：

“你在房上叫喚什麼？”

曹禿子一見三輩兒把鞭杆子舉起來，他便把手又縮回去，瞪了瞪眼兒說：

“我喊你快干活兒，別老歇着！歇餓了往哪儿吃飯去呀？”

“唔！你倒是喊清亮點兒啊！”三輩兒見曹禿子把手縮了回去，自己也把鞭杆子收了回來。用一種敵對和蔑視的眼光瞪着曹禿子，氣恨恨地說：“你看看，不喊清楚，俺來回兩三里地，要少干多少活兒呀！”

曹禿子見三輩兒這股犟勁兒，打又打不的，罵又罵不的，辭又舍不的，氣得臉兒煞白，一句話也說不出來。曹禿子再也不敢上房喊叫了。

打這以後，三輩兒又給曹禿子好些軟硬釘子碰，曹禿子對三輩兒就有點兒發慌了。尋思來，尋思去，他對三輩兒改變了招兒，表面上對三輩兒又說又笑，用他的話說，“把三輩兒當成順毛驢划拉着，別噙着他的火兒來。”可是他却在暗地里下刀子，累他，折磨他，叫他沒黑夜沒白天的干活兒，下雨推磨，刮風盤鍋，一時一刻也叫他手脚不得閑，慢慢地打磨他的性子，就是塊生鐵也要熬化了他，這叫殺人不見血！可是三輩兒也不是那么好欺負的。他看透了曹禿子的心事，也就拿定了主意。反正是以工抵債，不論曹禿子怎麼耍花招兒，三輩兒也不听使喚；曹禿子有千條妙計，三輩兒有一定之規。這真是針尖對麥芒，誰也不讓過誰。三輩兒這一招兒，着實叫曹禿子傷了腦筋。不過，曹禿子也有自己的打算，心說：“反正小萬寫下的那張償債的字據在老爺我手里

攥着哩，反正你不敢說不干！只要从你嘴里說出‘不干’两个字来，老爷就拿着这张字据把你送到县衙門；不好生干你也得干，有这么个力气人总比沒有强；你这輩子还不清老爷我的債，还有你儿子，你孙子，你孙子的孙子，来吧，小子，沒完！”可是事情并非如他所想的那么平安无事，去年秋天，三輩儿就給他惹出来一場大祸。